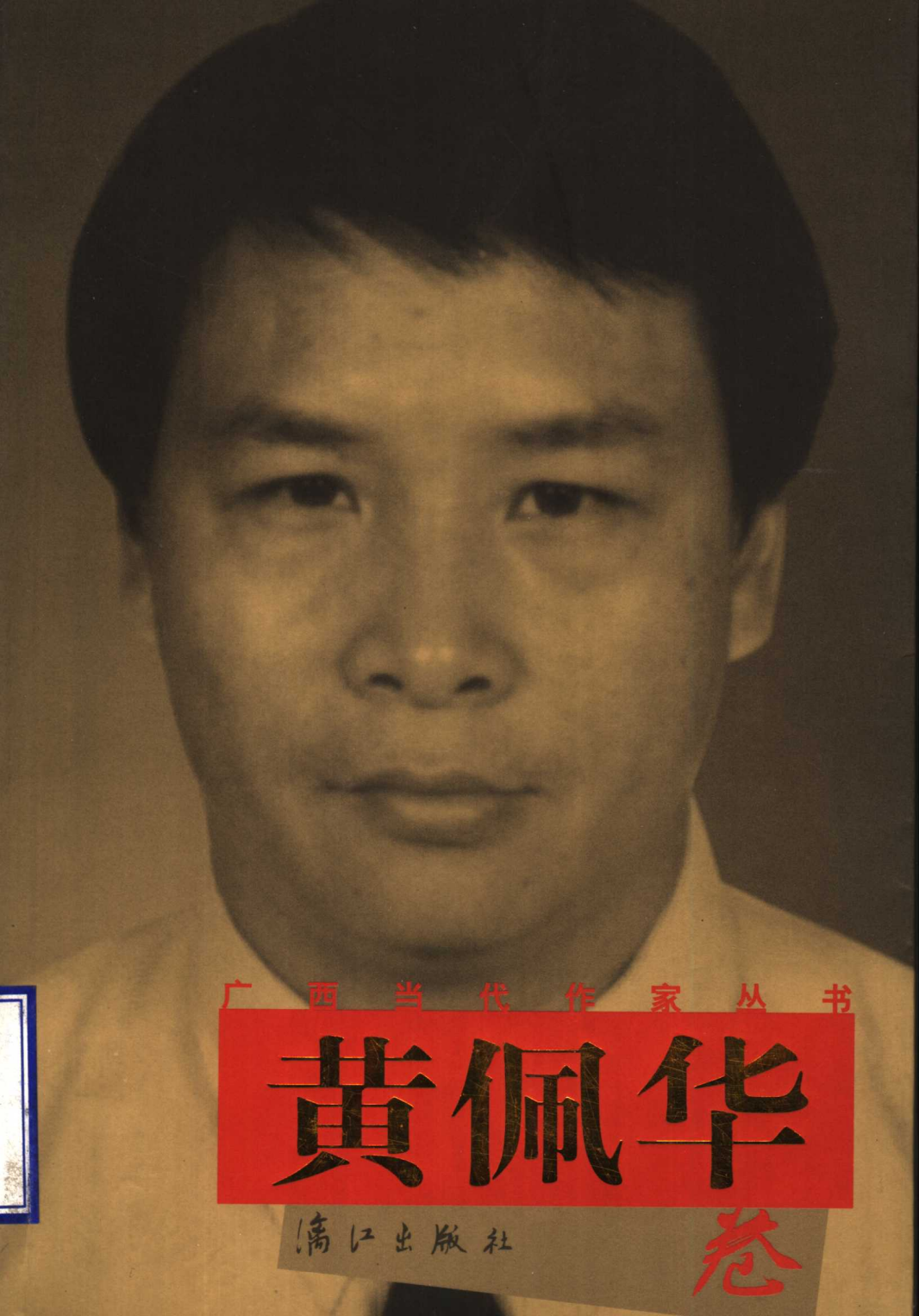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The portrai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黄佩华

漓江出版社

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黄佩华

漓江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编委会主编;黄佩华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407-2867-1

I. 广… II. ①广…②黄…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广西—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78 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

作者◎黄佩华

责任编辑◎李淑娟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45 千字

印张◎9.75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2867-1/I·1715

定价◎360.00 元 (全 20 卷)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总 序

潘 琦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国内同行广为关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

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去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但这只是反映了广西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方面。其实，长期活跃在文坛，且成绩斐然的又何止《丛书》中的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文坛还有许多老一辈作家辛勤笔耕，发挥余热，作品不减当年之风华；许多中青年作家正再接再厉，奋力拼搏，创作势头正旺，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于是，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漓江出版社把去年出版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并入其中，统一装帧，形成了这套 40 卷本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显然，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

未列其中,仍有待继续分批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积累工程,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

前不久,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要我写个序。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很有感觉,获益匪浅。这些作品,构思新颖,主题鲜明,钩言提要,学问积累,很有个性。文笔自然流畅,语言质朴美艳,情感真挚动人,风格多样,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是作家个人情愫、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受、灵魂、思想、境界以至文学理想,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这些作品文字简洁,行文明快,绘一处景致,记一件趣事,讲一个故事,画一个人物,都非常生动、感人、到位,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享受文学与文化的“美餐”。

当然,作家也是普通人,一个精品的产生,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爱好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作品才具有打动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魅力。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坦率直言,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文学艺术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积极走向社会,走到基层,走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嘱托。

这是发展先进文化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强烈呼唤。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百年老人.....	(1)
涉过红水.....	(48)
回家过年.....	(83)
文学杂志主编王晓.....	(125)

短 篇 小 说

小城公务.....	(164)
把脚举过头顶.....	(177)
满脸是痘.....	(193)
达镇警事.....	(208)
你看人家.....	(223)
擦肩而过——又名情人.....	(237)
好好玩玩.....	(247)
计划生育三题.....	(264)

散文、随笔

少年目光.....	(276)
-----------	-------

南方有雪	(281)
失却的美丽	(286)
我的桂西北	(290)
孩子多多	(295)
八十老母	(297)
把你的手给我	(299)
清理朋友	(301)
孤独是金	(303)
 后 记	 (305)

百年老人

1

农历腊月二十七的下午,我 100 岁高龄的曾祖父农宝田一直用 40 倍军用望远镜观察每个从红河公路桥头下车的旅人。

桥头距离我家祖屋大约有 600 多米,但因农宝田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老花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些较为模糊的形象。

三三两两的乘客在那里下了车,又都离散去了,却没有一个是朝农宝田走来的。

一个下午的瞭望,他觉得疲倦极了。那只独剩的右眼更是觉得一阵又一阵的火辣,浑浊的泪水不时涌出眼窝。

他的孙我的堂叔农才旺多次劝他回屋去暖和暖和,都被他呵斥走了。农才旺只好不断地给他加厚衣服,后来干脆弄来一个火盆,帮助他抵御寒冷。

农宝田在进入腊月以来,每天都在盼望他远在北京和南宁的儿孙们回来团聚。随着春节的日益迫近,他那种思念的情绪也日渐焦灼起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七这天,他整夜未眠,一大早就起床,坐在火塘边叨念和想象那些在外地的儿孙们此时的行踪。午后,当每天从省城南宁开来的车辆陆续驶过去之时,农宝田就叫家人把坐椅搬到门外,穿上棉衣,颈挂那副已经伴随他半生的法国产望远镜,边坐着边盯住那些从班车上或小车上下来的旅人。

时近黄昏,过往车辆逐渐减少,而且几乎没有一辆在桥头停顿一下。农宝田沮丧地抬眼看了一下渐渐昏暗的天空,心情开始烦躁。

“农宇——农宇——”他扯着嗓子呼唤着屋里的曾孙。

稍一会,门洞里射出一个八九岁模样的男孩,奔到他跟前,问道:“干什么?”

这个男孩是才旺叔的儿子我的堂弟。

农宝田眨着可怜巴巴的眼,央求道:“你老祖看累了,你来帮老祖看一下。”

说着,他把望远镜摘下来,递给农宇。平时,农宇是不轻易得玩弄这件宝物的,现在望远镜提在手里,急忙学着电影里指挥员观察敌阵的架势,开始朝远处的群山乱看一遍。

农宝田气了:“只准看一个地方,桥头!”

农宇只得老老实实在目标定在了桥头的公路上。

“我爸说,四伯爷和三伯爷不回来过年了。说多了你也不信。”

“小孩子别乱说,小心嘴巴歪。”

农宝田和农宇祖孙之间没老没小,彼此融洽,说话极其随便,还时常逗嘴。

“好像又有车来了,是班车。”农宝田肯定地说。他的视力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衰弱,但听力却丝毫未减。他还能分辨出公路上跑的是什么样的车辆。

“别吵,我看到了。”

“来,让我看看。”农宝田有些着急。

农宇没有把望远镜给他,嘴里不断地报告:“车停了。……下来两个人。……好多东西啊!……是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车开走了。……嗬嗬,快看哪,老祖,他们抱在一起了,站的。”

“小杂种,别乱嚎。我把你舌头割了!”农宝田有些气喘。

“没意思,你自己看吧。”农宇不高兴地把望远镜递还给他。

农宝田举起望远镜，视界已没有了农宇所说的景象。这时他看到的是那个男的正对着他射尿，女的也在坎下蹲了下来。虽然视线有些模糊，但他还能辨认出那对行为可恶的男女不是自家人。

一群毛色滑亮的鸭子排成纵队低语而来。

鸭鹅归家，天要黑了。

农宝田把持望远镜的手垂了下来。吊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顷刻间变得沉重而冰冷。他紧闭起眼皮，一粒浑浊的液体滚出了眼角。

“公，回屋去烤火吧。没有车来了的。”

农才旺来到他身边，低声地呼唤他。他默然地用双手支起身体，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一步一颤地走回屋去。

天色已暗淡下来。才旺的妻子秀英挑着猪菜回来了，说：“怎么不开灯？”

一句话使农宇腾地站起，说：“我要看动画！”

农才旺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早过了，看新闻吧。”

走到一半路的农宇又趑趄回来。“我才不看新闻。肚饿了，妈，吃饭！”

农才旺说：“吃火锅。顺便下点面给老祖。”说罢看了看老人。

农宝田一生中直接或间接繁衍了49个子孙，目前健在的有41人。他是三代独男单传，到了他这一代终于发狠心娶了两个妻子，一口气生了13个儿女。虽然最后只有四男两女长大成人，但他觉得已经有了足够的传宗接代的能力。

上边说到的49个子孙还不是科学而完全的统计，而是按照农宝田的家族统计学思想得出的一种结果，这就是外嫁的女辈只统计到她们自己，她们和别的姓氏男人所生后代不能计入此内。

一家四口围坐在火塘边，刚开始吃饭，院门响了。

农宝田的精神又通了电似的振奋起来，急忙吩咐才旺说：“有

人来，快去开门。”

农才旺正在往锅里下菜，秀英搁下碗，咚咚地推开屋门，出去了。

不一会，秀英领进来两个挂大包拎小包的男女，说：“来我们家的。”

全家的眼睛都在辨认、判断，力图探明来人的身份。还是农宇看出了点名堂，小声对农宝田说：“是刚才从桥头下车的那两个人。”

只愣了一会神，农宝田就即刻醒悟过来，说：“才旺，还不快点安顿客人！”才旺得了指令，急忙搁下饭碗，奔过去边从男客人手里接过东西边说：“辛苦，辛苦！”秀英也从女客人肩上卸下行包，放到高台上。

来客年纪都不大，约摸二十七八的样子，连连操着满口京腔说：“打扰了，打扰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等不到自家人却来了远客，农宝田低落的情绪又兴奋起来。他断定他们这身打扮这种腔调绝不会是县里乡里那些干部，于是他频频发号施令，让客人坐到温暖的火塘边，然后洗热水脸，喝上热茶。过了这些程序，农才旺已经加炒了一碟鸡蛋和一碟酸笋辣味鱼，还打来两碗土酒。

来客自称是我堂兄农盛国的同学加朋友。他们能够一口说中我曾祖父的身份和名字，使老人高兴异常。然而真正能够引起农宝田兴趣的是我大伯农才君和他的儿子农盛国为什么不回来过年。

男客人告诉农宝田，说农盛国正在考托福，很紧张。

“什么是托福？”农才旺随口问道。

“就是考外语，盛国要出国留学就得先学好外国话。”女客人口齿伶俐地解释道。

男客人说他姓高，叫高昌建。女的叫刘洁。他们来自北京，而

且和农盛国是同事。盛国还托他们带来了亲笔信和年货。

盛国说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别的家人都思念老祖，也想回老家来过年，只因父亲不久前刚做了手术，他自己又忙着为出国作准备，就让二位同学和朋友替他回来看看。

他还说这二位没有到过南方，这次顺便来考察考察，还希望曾祖父给他们摆摆古。

农宝田听才旺念完信，脸上出现了笑容，说：“他们不回来算卵，你们就当是我的孙子，不客气，一家人。明天早起和才旺一起杀年猪。”

我大伯农才君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就是忙着要考托福出国的农盛国。盛国从小就随父亲在军营里生活，后来随父亲转业进了北京城。

农才君是我三公的大儿子，在部队时他只是一个管后勤的团级干部。因为他爱人家居北京，且是某副部长的女儿。转业时他很顺当地成了北京市民继而成为了一名处长。

不管怎么说，农才君的官职相当旧时六品而且住在京城，这已经够光宗耀祖了，他是曾祖父的骄傲。每当有人向他提起才君一家人的时候，他就眼放异光地说：“北京，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么？是皇上住的。不是状元进士哪里轮到你挨边啊！”

高昌建和刘洁给农宝田带来了农才君一张新的全家福。他将照片在眼前伸缩端详许久，才说：“多了一个后生，是农林的男人吧？”

“他是农林的男朋友，是日本留学生哩。”刘洁说。

“农字，帮我拿放大镜来。”农宝田伸出枯槁的手，在半空划了一下。

农字兔子般地蹦了出来，摸回一只纸盒。农宝田慢慢地打开，取出一只小碗口大的放大镜，又仔细照看了一阵，问道：“他真是日

本人么？”

刘洁说是日本名古屋市人。

“真的和日本鬼子搞上了，嗯。忤逆啊！”过了一会，又似自言自语地说，“小日本小耳朵，没什么大出息。唉。”

刘洁来了兴趣，问道：“农爷爷，你会看相吧？”

农宝田眨了眨眼，用手背拭了一下那只瞎眼，说：“会是会点，不过，看这种东西折寿，不划算。”

高昌建知道农宝田是有意搪塞，是对农林交了个日本的男朋友不满意，就转了个话题，说：“老爷爷，南方最冷的天气也是像现在这么冷吧？”

“唔，民国三十年下过一场雪，山里的黄獐（麂）野鸡啦死了好多。六八年下了一次，武装部刘部长的小汽车翻下红河……嗯，那年村里那帮笨卵子，以为鱼冻死了，潜到河里去看，冷得卵都落。嘻嘻……”说到兴处，他就禁不住笑起来，眼窝也溢出了泪。

高昌建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感觉到农宝田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小说，手里头少的就是素材。

说话间，才旺和秀英在屋里小声地争论着什么。农宝田稍一留意，就扯嗓门对里边说：“城里人说是朋友，也就是可以一起睡了，还论什么？”

高昌建急忙附和道：“对，对。我们早就是小两口了。”

刘洁羞得小拳头轻轻击在高昌建的头上，嘴上说“没门”，身体却依了过去。

只有农宇一个人目不转睛地在看电视。刘洁这时才注意到了电视机的存在，高兴得拍手道：“真不错，还有彩电看哩，不愁看不到春节文艺晚会啦。”

“怎么样，和城里差不到哪去吧？”

“就是。”农宝田说，“别看这里山沟沟，空气好，人也长寿，我那帮孙子住在北京，南宁，专区，县城，都想要接我去，我才不干呢。

城里人，死了还挨烧成灰，惨啊！”

高昌建说：“你老真有福气，寿元这么长。我们这一代怕是没法比了。”

“你们？你们把几代人的福都享完了。”农宝田轻蔑地说。“我们红河边的人也是怪，哪个越清苦寿命越长。河上有个老蓝，自己几多岁都不懂了，他儿子差不多有我这把年纪了。你说他吃什么？住什么？说起来都不是人吃的住的啊！”

说到这，又一汪浊泪溢出了眼眶。他哆哆嗦嗦地揩了一把，又吃力地咳出一口痰，吐到火里，噙地冒起一股烟。

农宝田有些气喘了，呷了一口茶，顿了一会，又说：“前几年，那些卵崽硬逼老蓝，说他有药方，长生不老，要他献出来。我因为有才君在部队，没人敢动我。不过那时我也不算老。”

我还小的时候，就曾经听父亲多次说曾祖父时常受到村里人的骚扰，原因主要是曾祖父娶过两房老婆，还有一副来历不明的望远镜。

紧张的时日，不时有曾祖父告急的信息传来。我父亲农才昆自身难保，而且鞭长莫及，因此也没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后来只得把任务交给了我堂叔农才君。

农才君性情比较火爆，回到乡里不由分说就一个一个地揪那些人的胸口，然后说了一些警告的话。那些人都没吃过硬，被吓得屁滚尿流连声求饶，从此没敢再来找农宝田的麻烦。不过，他也不再明目张胆地摆弄那副望远镜了。

“农爷爷，听盛国说你们家到现在已发展到四十多口人，是真的么？”高昌建是个喜欢掏别人隐私的人，和人家相处不到一个小时就想把人家的身世和家底摸个清楚。那些世界级的球星影星以及国内一些有点小名气的人物他都知道谁谁是他或她的妻子或丈夫，谁谁又是谁的情人，他们几时又在哪里出了麻烦，人称星探。

有人关注自己的家庭，农宝田觉得是一种荣耀，他以炫耀的口

吻答道：“是啊，还不算女的哩。”

农宝田告诉他们，1949年时他只剩下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活下来的老三，就是才君的父亲，六一年得浮肿病差点死了，现在跟才君的弟弟才文住在县里。老四生了才立、才昆和才生，住在南宁。老六，就是才旺和才成的父亲，七二年搞水利挨炮炸死了，尸首都不全，留下兄弟俩，都在村里过。才旺成气点，我方跟他过；才成呢，是个混账来的，别提他了。老七兴发才真正是个苦命人，五一年去朝鲜打美国鬼，都说他死了，光荣了，不想前两年突然从台湾过来了，单身寡崽，没儿没女不说，连个伴也不找，唉！我这班崽，都七十来岁的人了。孙子大的也有五十多。我们农家的辈分是宝、兴、才、盛、荣、华、耀、祖。我是宝字辈，我儿子是兴字辈，孙子是才字辈，下去盛辈，再下去是荣……轮完了再转回头，一茬到一茬，世代相传。我们家也有些不贤不孝的，你看，我还没蹬腿，他们就反了，把辈分打乱了，什么农明呀，农田呀，农宇呀，农卫东呀，农革呀，全乱套了。以后怎么算辈分？嗨，一个家庭就这样，一个省一个国家就没得说了！

高昌建是个油头滑脑的家伙，见农宝田越说越来劲，就一个劲地点头称是。直到农宝田说得胸满气短、连声咳嗽了才止歇。

刘洁的小拳头又捶了他一下，说：“你真坏，看爷爷都喘不过气了。”

“不要紧的，只要你们想听，我慢慢摆。我这辈子都是故事。不过，今晚你们先休息，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和才旺杀年猪。”说着从袋里掏出一只磨得光亮的小铁盒，小心翼翼地掀起盖，钳了一粒绿豆般大的东西，扔进嘴里，吮含起来。

高昌建有些好奇，便问：“这是什么呀？”

“是止咳药，有鸦片在里边的。”

刘洁双眼瞪圆，夸张地说：“金三角毒品，小心中毒！”

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农宝田闻到了红河的气息，远在 1000 多米外的红河浪涛涌动的节拍如丝如气地钻进门的缝隙，和着屋里某种躁动的气息在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耳鼓。

这是一种久违的气息，熟悉而遥远。

这种气息把他牵引到了当年的木船上。船在波浪中穿梭，劈波斩浪，所向披靡。船被无形的手涌托起来，时而摇荡，时而吸附。农宝田觉得自己就是那条幸运的船，随着河的喘息而从容，而激越，而疲倦。最后他如一条受伤的船趴在岸边的砂石上，气喘吁吁。

此刻那个健壮的北方小子高昌建就像当年驾船的农宝田，他被一条滚烫的河流吞噬了。那条河发出了胜利者的欢悦声，她咆哮，她颤栗，她啼哭，她微笑。

她的每个细微的表现都幻化成一种特别的气息，在屋里萦绕、传播。虽然隔着一堵砖墙，还是让同屋的一个老年的躯体接收到了。

随着这种气息的平静，农宝田的神思却愈来愈清醒，喉管也逐渐变得燥热。他忍不住又一阵剧烈喘咳，一朵朵金星在黑暗中闪烁。

这是撞到哪路的鬼哟！他心里骂了一句。

咳定之后，他用一只手认真地触抚了自己冷得没有生气的脸颊，又将手插进裤内，在软缩干瘪的阳具上摸捏了一会。当他觉得这些动作毫无意义之后，就感到尿泡有些胀了。他拉亮电灯，缓慢地爬下床，走出房间。

在经过厅堂时，他忍不住地瞟了对面厢房一眼。那里面住着两个年轻人，刚才那种令他躁动不安的气息就是从那扇门溢出来

的。

每天晚上，他都要起夜两三次，认真地撒几滴尿，否则，很难挨到天亮。才旺一家住在楼上，任他在楼下怎样折腾，也互不相扰。其实，撒尿对一个年迈的男人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

宁静的夜空中不时传来几声夜鸟幽长的啼鸣。农村好几年没有狗了，自然也没什么狗叫。

还没有到鸡啼的时辰，他还得钻进被子里去。一躺下来脑子里就会浮起一些很久的人事。

他又一次想起了我那两位早死的曾祖母，两个人的面孔和身姿不停地交替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是红河水清石瘦的季节，一大一小两只迎亲的船泊在岸边。一阵嘹亮欢快的唢呐声从山寨里的木楼传出来，隐隐约约地，还夹着一阵轻柔的哭声。在鞭炮的鸣响中，新娘依月头盖红绸被人搀扶着走出闺房，送上了轿。羞怯得满脸通红的农宝田身穿一身鲜亮的衣服莽莽撞撞地向岳爷老行了礼，然后从旁人手里接过火铳，匆匆赶到了前头。

新娘的哭声一直响到她熟悉的渡口，上了船之后就只有唢呐的鸣唱了。

我曾祖父年轻气盛的年代，八百里红河没有一座桥梁。因而沿河村上最出色的汉子都成了船工，我曾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

迎亲船队顺流而下。农宝田手握橹把，矫健的躯体不停地随着水流顺势而变换成各种姿势，他的目光沉着而坚定。这时候，有一位坐在新娘身旁的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她就是新娘的妹妹依达。依达的长相很像依月，他只是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两个人的目光便撞到了一起，他不敢再往她们身上看了。

半年后的一天，农宝田被人从渡口上叫回家来，他看到了哭成一个泪人的妹妹依达。妻子依月也在一旁泣不成声。

原来，依月依达的父亲他的岳父也是船工，半夜里被一帮抢劫